

/// 岁月静思

母亲的“手中棍”

■张金刚

“哒哒”，木棍敲击水磨石地面的声响，回荡在医院走廊，有些突兀。我挽着母亲的左臂，母亲右手拄着木棍，慢步走向楼上化验室。“哒哒”，木棍敲着地面一声再一声，敲得我心上生疼。

这木棍是我以前从朋友那里淘到的深山六道木，去了皮，直溜、光滑、坚硬；选一枝杈处留段握柄，截断、磨光，正好给走路已然蹒跚的母亲当拐棍。但一开始她并不乐意：“我不需要这玩意儿，拿走！”我便随手将木棍搁在了门后墙角，任其搁置数年，积了厚厚的灰尘。

这次母亲头晕、腿疼，我将木棍找出来，擦拭干净递给她。母亲叹了口气，一手扶着门框，一手颤颤巍巍接过木棍，第一次拄着上了去医院的车，边走边念叨：“到底还是拄上了

呀！”一向要强的母亲，终因年老有病拄上那根拐棍，服了老。

其实，在我年少时的印象中，母亲手中倒是常握着一根木棍。只不过，先前那根棍总是被母亲自如支配，“舞”在手上，支撑起我们全家清贫的烟火日子。

“娘，我回来了！”年少的我还没进院门，就远远望见母亲正趴在锅上，挥舞木棍，搅着一锅金黄喷香的玉米面疙瘩，腾起的热气模糊了她年轻的面容。哪料，母亲听到我的声音猛扭头，直起腰，全然不顾正燃着火做着饭，举着搅棍就朝我冲来，嘴里骂着：“我叫你和同学打架！”看来是有人提前向母亲告了我一状。

我生怕被母亲逮住摁在墙角，用细柴禾棍抽打，便扔下书包，撒腿就跑。母亲跑得快，我跑得更快。她停步喘口气时，还不忘将搅棍横在嘴边，转着圈儿地啃光粘在上面的玉米

面，边啃边嚷：“小兔崽子，给我站住！”我跑上了山，母亲忽地站定，一跺脚惊道：“不好，疙瘩糊了锅了！回来再找你算账！”一扭头，挥舞着搅棍，冲回了家。

当我从山上折了两根六道木回家，送给母亲做搅疙瘩棍时，饭菜已摆上了桌。我“嘿嘿”一笑，分明闻到了丝丝糊锅的味道。母亲接过木棍，狠狠地朝我头上打来，却又轻轻落在了我的屁股上：“以后可别打架了，快吃吧。”我“哦”一声坐下，埋头扒拉饭。如今，母亲已没心力搅疙瘩给我吃了，可那两根被母亲磨得溜光的搅棍，还挂在墙上。至今，我也没告诉母亲，那唯一一次与同学打架，是因为他啃着方便面，骂不远处垂涎欲滴的我是“穷鬼”。

早出晚归进山摘酸枣的习惯，母亲曾坚持了几十个秋天。一来，可以泡酸枣醋；二来，酸枣核可卖钱贴补家用。山

里归来，母亲肩上扛一口袋酸枣，一手握着镰刀，一手拄根木棍。这木棍很普通，应是母亲随手从山里砍的或捡的，回来便扔在灶前，下次又拄回一根。

母亲说：“一进山就弄根棍儿，打掉前面草窠的露水，不然湿了衣服，容易着凉；有时还可以‘打草惊蛇’，惊野鸡、野兔啥的，免得被吓着。有次多亏这棍儿惊出一窝马蜂，不然我就被蜇了。湿酸枣长得牢，可以用棍儿敲掉些酸枣叶，方便采摘；高处或干了的酸枣，用棍儿敲打落地，直接捡就行了，省事儿。更重要的是，出山时，天慢慢黑了，或赶上阴雨天，扛着酸枣不好走，这棍儿就顶大用了。”

听母亲一说，我打心里心疼她、佩服她，并感恩那不计其数地陪母亲进山、出山“顶大用”的棍子。有时，如果酸枣摘得不多，母亲手里、肩上可能会多几根木棍：那种细长、顶端带个木钩的，用桶从井里打水时用；那种细长、不带钩的，用作打枣竿、打核桃竿、夹柿子竿；那种粗长、直溜的，用作铁锨把、镰刀把、锄把；那种细而轻巧的，陆续多弄些，用来搭菜架，插篱笆，做蒸篦……母亲用这些源自大山里的木制工具，经营着家里、地里的活计。

近年，我回老家次数多，常拿起那些老木工具帮年迈的父母做些活儿。我拎起提水木钩，去井边“哗啦啦”打一桶井水，似打捞起无数清甜的岁月；扛起长竿去打枣、打杏、打核桃、夹柿子，忆起了和家人树上树下一起劳作的欢愉；拿起铁锨、锄头、镰刀下地干点碎活儿，用着格外趁手。回来后，我将它们靠在墙角或挂在墙上，突然想到那些母亲从山里淘回

的、已被磨得溜光水滑的木棍，已再也不能被她拿在手上使用，不由得黯然神伤。

每次干活儿，母亲都会嘱咐我穿上那双老布鞋。十几年前，我陪母亲在灶前闲聊。先聊到她打小没念过书，连名字都不会写，我便握着她的手，使她操纵着烧火棍，一笔一画在地上教她写“李向荣”；后来，她又在墙上陆续写了很多遍，越写越好。再聊到我很怀念儿时的千层底，母亲便扔掉烧火棍，随手折了两根柴禾棍，敲我一下：“抬脚！”量过脚底板长、宽，收好长棍、短棍，母亲用了一个月时间，一针一线为我做了那双布鞋。我回老家干活儿便穿上它，踏实、舒服得很……

上医院二楼，母亲身体明显侧向了我，我的右臂加了把力。木棍的声响已很微弱，我生怕母亲打滑或拄空，便叫她停下，接过木棍夹在了我的左腋下。母亲虽然重复说：“拄着棍儿能走，能走。”却分明又将身体压向了我，我的右臂不由地使足了劲，反倒走得快了，稳了。

母亲住院观察一周，无大碍，便回了村。但那根六道木拐棍却成了近80岁老母亲的随手之物，从不离其身边。母亲的可行范围也缩小了，仅限于院里院外几十米的小圈子内。她坐在院里，还不时挥挥手中的木棍，哄哄鸡、扒拉下乱柴草、指点父亲和我做这做那……我让她写自己的名字，她用拐棍在地上划拉半天，憨憨一笑：“忘了！”日后，母亲再自己进山、出村，肯定是不可能了。她只能一手拄着拐棍、一手拄着我，甚至，完全用双手拄着我——我应当是母亲最可靠的“手中棍”了。



/// 川海文心

赏玩饼印话团圆

■张新文

朋友搬了几次家，每次都要叫上我去帮忙。这次他把他高祖父用过的一枚木质月饼模送给了我，并一再强调“洗洗还能用”。显然，他是担心我把它扔了。其实我是个收藏迷，求之不得的宝物，岂有舍弃之理。

月饼模经清洗之后，霉斑全无，犹如贵妃出浴露出真容。其边缘虽留下两处凹伤，但油香浸染纹理，质地光鲜细腻，依旧古朴美观。这枚月饼模是本地的红木料所做，直径约8厘米，圆形，纹路有三重圆由内往外扩展，犹如平静的水面落下一粒石子，一圈圈涟漪向远方延伸；刀功老道，层次分明，通体圆润，一气呵成；力度、

巧劲和审美独具匠心，彰显了民间高超的雕刻工艺和“月圆人团圆”的朴素人文情怀。

月饼模，又叫“月饼印”，人们通常习惯叫“饼印”。传说饼印的创造者是嫦娥。由于嫦娥被迫无奈吃了丈夫后羿的两粒长生不老丹，便身不由己地飞到了月宫。天上人间，一对夫妻的相思之苦可想而知。后来，后羿受一位仙人指点，于八月十五深夜将如月面团置于西北方向，轻唤“嫦娥、嫦娥”数声，嫦娥果然至，夫妻得团圆，喜泪盈面颊。当嫦娥看到后羿手上、身上到处是面粉时，“噗嗤”笑了：“你揉的面团哪里像月亮啊？倒像个馒头！”于是，她找来木料和工具，连夜做了一个面团模，并且教后羿把和好的面团放入模具里压实，再

倒置往桌子上一拍即可。神话传说里嫦娥制作的面团模，应该是饼印的最早形态了。

月饼有文字可考是在南宋时期，吴自牧《梦粱录》里第一次出现了“月饼”二字。民间八月十五流行吃月饼是在明代；到了清代，中秋节吃月饼已成为大家普遍认知的习俗，并代代相传。所以，据此我们有理由相信，我国饼印雏形可追溯的历史最迟不会晚于宋朝，甚至更早。

如今，使用饼印制作的月饼，似乎仍占很大比例，特别是广式月饼、京式月饼和苏式月饼。在相关地区里，无论是月饼生产作坊还是普通人家，饼印都是必不可少的器具。制作饼印的木料多为果树，如杏木、梨木、枣木、柿木、柚木等，另外

就是桂木、红木了。之所以选用果树做饼印的木料，一是因为果树木料无异味，有的还有浓郁果香；另一个原因是果树木质好，便于雕刻且坚固抗摔打。饼印的形状多为圆形、方形、菱形，也有特殊的形状，比如月牙形、桃形和鱼形，这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有关。圆形，象征团圆、美满和幸福；方形，象征光明正大、坦荡做人；菱形，象征着富有；鱼形，象征年年有余……

而有的家庭不用饼印也可制作月饼，凭的是经验和感觉。比如我母亲喜欢用铁锅烙制月饼。每到芝麻成熟的时节，离过中秋也就近了。选择晴好天气，母亲会拿着筛斗和镰刀下地割芝麻。有的芝麻在地里已经成熟，母亲就小心翼翼

翼地把芝麻头朝下，往筛斗里磕芝麻。经过母亲精心挑选的芝麻，再经过去杂、淘洗、晾晒、炒熟、捣碎、放糖等工序，方可被加入月饼馅。因为烙月饼对火候要求严格，火小，烙不熟；火大，外糊里生。所以，母亲烙月饼只用麦秸草，麦秸草火性柔和，易燃易灭。过去虽然物质较匮乏，但一到中秋佳节，一家人还是能够围坐在一起赏月、吃月饼。时下，社会人口流动性大，加上中秋节假期不长，所以亲人们往往聚少离多，只能靠月圆、饼圆来寄托那一缕缕相思了。

中秋佳节又至，无论能否与亲人欢聚一堂赏月、品饼，我们也应在心里雕刻下一枚“饼印”，以承载浓浓的相思之情和对团圆的祈盼。